



踏访新时代边关·走进季节性哨所

五月,春天作别大地,初夏悄然而至。在这个充盈着阳光与花香的时节,驻守高原和极寒地域的边防哨所纷纷迎来了开山季和开江季,一些临时点位、季节性哨所,迎来了一年中的首批驻哨官兵。边防战士一年一次到季节性哨所驻防与回撤的经历,就如同候鸟每年在南北方之间迁徙,在他们心中,季节性哨所因此有了一个诗意而形象的名字——“候鸟哨所”。

这个初夏,一批批边防官兵陆续踏上前往“候鸟哨所”驻防的路。在这条路上,他们见证了时光的变迁,季节的更替,也用奉献与担当践行着始终不变的戍边使命。遥远东极,第一次上哨的新兵,在温暖的朝阳中感知青春的光芒与力量;苍茫戈壁,老兵再一次

进驻哨所,升起国旗的那一刻,他们仿佛沙漠深处一簇不灭的火炬;雪域高原,官兵们越高山,蹚冰河、巡界碑,用双脚丈量祖国的山川大地。哨位即是战位。在绿意盎然的初夏,让我们走进这些“候鸟哨所”,感受他们是如何以更加饱满的热情和更加坚定的信念,为祖国和人民守好每一寸边防,走实每一步巡逻路。

初夏,走进“候鸟哨所”

遥远东极,迎着第一缕阳光站哨

本报记者 杜娟 吴安宇

更没有体验过冷到足以让睫毛结霜的天气。

与2008年建哨之初相比,东极哨所如今的生活环境改善了不少,用水、取暖、防洪等条件都有新变化,但驻哨官兵依然要面临相对恶劣的自然环境。

官兵所在的黑瞎子岛位于黑龙江与乌苏里江交汇处。冬天,开阔的江面让冷风得以长驱直入,丰富的水汽更带来厚厚的降雪。大家要一层层套上衬衣、绒衣、棉衣和巡逻服,来抵御零下二三十摄氏度的严寒。

“刚来的那段时间,岛上不刮大风的日子,伸出十指就能数得清。在室外待上几分钟时间,嘴唇就没了知觉,鼻腔像被冻住了似的。”阮承凯描述着他那寒冷的切身体会。

随着初夏悄然来临,前些日子,阮承凯跟随战友抵达某临时哨点驻防。在这里,他迎来了下连后的第一次执勤站哨。

“日出东方太壮观了!”清晨,当第一缕阳光穿透云层,金色浸润了眼前的一切,阮承凯感到生命在和山河一起闪光。沐浴着初夏的微风,阮承凯的内心仿佛被那一刻的温暖融化,他突然觉得自己是幸运的:“不是谁青春都有机会守卫祖国东极。”

“虽然以后还会有更多的战友来到这里,但‘600号东极卫士’永远是我,连队不会忘记,我也不会忘记!”说出这番话时,阮承凯眼里满是自豪,“600”将是他一生铭记的数字。

阮承凯庆幸自己在20多岁的年纪,便理解了坚守的意义:“当个人和祖国如此紧密地相连,我感觉每天都活得很充实。”

从繁华都市到遥远小岛,阮承凯的脚步不再有徘徊,而是在人生路上踏出了自己节奏。与校园生活不同,军营的生活简单而有规律,阮承凯不断打磨着自己。变化一点点发生,从下连时3公里跑仅是及格到体能成绩突飞猛进,阮承凯的眼神渐渐有了神采。

“我第一次站上哨位时,也是在如今这样的天气里。”上等兵施再旭说。去年3月,一直想到艰苦边远地区服役的施再旭如愿来到了边防部队。

几个月后,施再旭跟随班长前往某哨点驻防。一次下哨后,他和班长交流起自己的想法。身为国家二级运动员的他为自己定下目标——代表连队参加上级比武:“虽然我曾经学习体育专业,但是连队里厉害的战友太多了,必须下苦功夫才能获得比武资格。”

“这块石头是我那年在这个哨点捡到的,送给你。”班长将一块彩石放到了他的手心,鼓励他坚持下去。那天微风中带着的温暖和力量,施再旭也将成为我的“幸运石”。他说。

随着天气逐渐转暖,临时哨点的训练更多在室外开展。即便各项课目考核成绩优秀,施再旭依然积极参加每晚的体能加练:“我把班长给我的石头带在身边,期待着下次比武能取得好成绩,这块石头见证了班长的拼搏经历,也将成为我的‘幸运石’。”他说。

采访结束,记者离开东极哨所时已是深夜。车行渐远,这座小小的哨所也渐渐要隐没在夜色中,化作小小的光点,与满天星斗一同缀在夜幕之中。就像连歌里唱的那样:“每当星星月亮悄悄地隐没,那是我第一个把太阳迎进祖国……”再过几个小时,哨所官兵将又一次迎来初夏的朝阳。



东极哨所官兵在巡逻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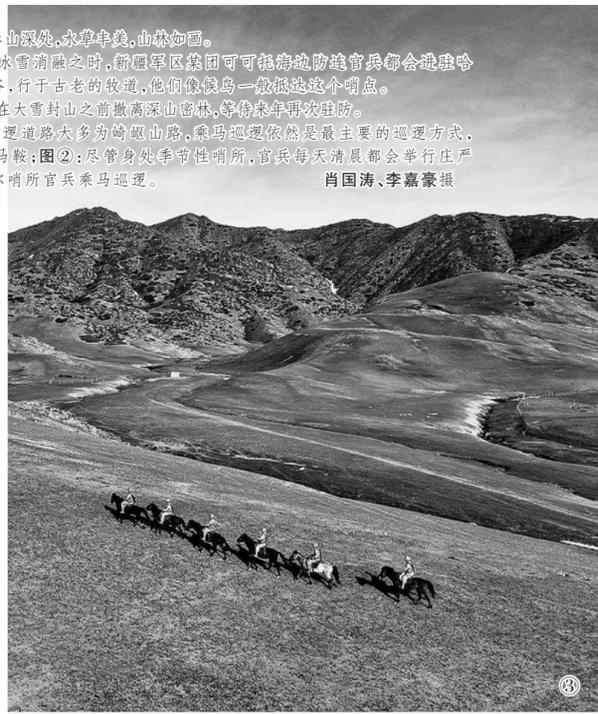
李宝成摄



①



②



③

初夏,中蒙边境的阿尔泰山深处,水草丰茂,山峦如画。每年5月份,北疆大地冰雪消融之时,新疆军区某团可机海边防连官兵都会进驻哈亚尔哨所。穿过宁静的山谷,行于古老的牧道,他们像候鸟一般抵达这个哨点。

到了九、十月份,大家会在大雪封山之前撤出深山密林,等待来年再次驻防。图①:“候鸟哨所”的巡逻道路大多为崎岖山路,乘马巡逻依然是最主要的巡逻方式,这是出发前哨所官兵整理马鞍;图②:尽管身处季节性哨所,官兵每天清晨都会举行庄严的升旗仪式;图③:哈亚尔哨所官兵乘马巡逻。

肖国涛、李嘉豪摄

苍茫戈壁,那簇圣火仍在燃烧

贾彦博 本报特约通讯员 王梦缘

初夏来临,巴丹吉林沙漠的风刮得更猛烈了。

荒漠深处,驻守着新疆军区某团某哨所。该哨所作为季节性哨所,每年天气转暖的时节,一部分官兵将在这里驻哨。前段时间,一级上士邵佐又一次随新一批上哨官兵进驻该哨所。

哨所位于寸草不生的戈壁,没有水源。邵佐来到哨所的第一件事,就是驾驶水车前往距离哨所十几公里的取水点,这也是作为驾驶员的邵佐之后每周都要做的一件事。

戈壁上布满砾石,从远处看去,黑乎乎一片,战士们称之为“黑戈壁”。这里的道路异常颠簸,是名副其实的“搓板路”,邵佐经常行驶的线路十分危险:“我们都是顺着之前留下的车辙印走。”

在戈壁上驾驶吨位较大的运水车并不

容易,年轻的驾驶员往往需要经验丰富的老班长陪同,已经当了12年驾驶员的邵佐谈起第一次行经这个路段,依然记忆深刻。

那次驾车去取水,邵佐有些晕车。运水车在“搓板路”上剧烈晃动着,双手把住方向盘都成了难事。随之而来的,是心脏的狂跳以及大脑的胀痛。还没走出去一半车程,车辆便换了跟随的老班长驾驶。

如今的邵佐早已对这条路线十分熟悉,他说:“车辆陷入砂石或是积雪中无法动弹的情况时有发生,但遇到危险不要慌张,稳住心态是最关键的。”这些年,邵佐总结出不少驾车窍门,他总会随身携带各式各样的修理工具,遇到突发意外情况总能化险为夷。

正如邵佐所说,良好的心理素质是

驾驶员必须练就的能力——这条路上还有十几个“黑风口”等待着他们,在一些崎岖地带的“黑风口”,天空还会下起“沙石雨”。因而每过一个“黑风口”,就像是闯过一道关卡。

中午时分,邵佐驾驶运水车回到了哨所。官兵们出门迎接,一起将运水车里的水装进哨所的大水箱。

从哨所出发到达某界碑,官兵徒步需要近4个小时。每次前出巡逻,邵佐都会提醒大家跟紧队伍。一些初次参加巡逻任务的新兵兴奋不已,有时顾不上老班长的叮嘱,手脚并用地上山攀爬,结果不留神一脚踩空,整个人摔在山坡上。戈壁上的砾石格外锋利,每次出发前,邵佐都会提醒战友戴好手套。

驻守“候鸟哨所”,单调的生活是官兵们需要应对的另一个“敌人”。官兵们

每天喝的井水带着咸涩的味道,训练场设在不远处的山坡上,器材只有几个单双杠。

这一次上哨任务下达时,上等兵谭观成主动申请参加。他向指导员保证,一定能耐得住孤单和寂寞。

谭观成喜欢画画,闲暇时间不时拿着画板捕捉精彩的瞬间。戈壁上留下的车辙,被石头划破的手掌,随风漫卷的沙石……支撑谭观成拿起画笔的信念只有一个:将来不管走到哪里,都要记住驻守哨所的日子。

每年新兵下连,连队会组织大家观看电影《天边有一簇圣火》。该边防连的官兵是电影人物的原型之一,影片讲述了一群驻扎在祖国大漠深处的官兵坚守边防的故事。

这部电影,谭观成看了两遍,入伍多年的邵佐则已记不清看过多少遍。无论是新兵还是老兵,大家观看时总是那样专注,影片中边防官兵对祖国的热爱和奉献让大家感同身受。

每天清晨,哨所官兵都会举行升旗仪式,大家觉得,那鲜艳的五星红旗就像是一簇燃烧在天边的火炬,照亮了沙漠哨所的每一个角落,也照亮了每一名官兵的心灵。

边关探亲

李小健 龙喜涛

微风吹拂下的祖国北疆,挺拔的樟子松透着坚韧的绿色。

一辆汽车逐渐出现在哨兵的视野。即将到来的是,是一级上士崔同强的妻子杨凯丽和他们不满3岁的小儿子。

崔同强驻守的北部战区陆军某边防旅旅部山哨所,一年中有大半年被冰雪覆盖,最低气温可低至零下45摄氏度。前些日子,气温才逐渐回暖,今年春节没能来探亲的杨凯丽终于来到了哨所。

“这一路可太长了。”每次探亲,杨凯丽都觉得这是人生中走过的最长的路。历时三天两夜,经过4次转机、转车,杨凯丽带着孩子一路辗转了1700多公里才见到崔同强。

杨凯丽还没下车,寂静的哨所已经一片欢腾,战友们热烈的鼓掌声怎么也停不下来。湛蓝的天空下,崔同强为杨凯丽和孩子献上了代表爱与祝福的哈达,一切牵挂与思念化作了一家三口此刻的深情拥抱。

距离杨凯丽上次探亲已过去1年多。那年寒冬,呼伦贝尔草原上冷风刺骨,零下35摄氏度的低温让这里连降大雪。杨凯丽也是这样一路奔波,带着一岁多的儿子来到哨所。

那日抵达已是晚上8点,幸福的相遇还未持续多久,孩子便因天气寒冷、水土不服生了病。在驻地附近医院暂时治疗

后,杨凯丽担心寒冷的天气会加重孩子的病情,决定立即返回家乡。第二天,崔同强忍着泪水把妻子送上了回乡的列车后,立即回到岗位执行边防巡逻任务。

提起这次“迟来的探亲”,杨凯丽眼中还是泛起了泪花:“从认识到结婚,我和老崔其实只见了面,平时大多靠电话联系。当年刚结婚不久,他就接到任务返回了连队。我非常理解边防部队的工作性质,为老崔的坚毅和勇敢感到骄傲,我也会一直守护着老崔,做他坚强的后盾。”

说着,杨凯丽从装着满满当当的行李包里取出家乡特产,热情地分给哨所官兵:“大家常年守在这茫茫草原,实在太辛苦了。”

经过几天的适应,杨凯丽还主动申请和哨所官兵一同走一次巡逻路。一路上,崔同强和她讲述着部队这些年的发展变化,以及和战友们的戍边故事。

庄严的界碑前,一家三口共同拿起画笔为界碑描红。“心随天地走,意被牛羊牵,大漠的孤烟,拥抱着日圆……”界碑旁,杨凯丽再一次唱起了她和丈夫最爱听的这首《敕勒歌》。

风中巡逻

陈朋宇 本报特约通讯员 梅志峰

山河回暖,万物竞发。当新疆军区某团库则温边防连官兵“一二三四”的呼号声在山间响起,周围的一切仿佛都精神起来。不久前,经过3个月的适应性训练,新兵们开始了第一次巡逻,由二级上士那克树带队。

库则温边防连驻守在塔尔巴哈台山北麓,一年中6级以上的大风天气达160天。如今步入初夏,风变得更加温暖,但力道却丝毫没有减弱。

行至中途,道中央出现一些碎石。“小心脚下!”听到那克树的提醒,新兵们学着班长的样子小心翼翼走在石滩上。

忽而一阵强风吹过,大家赶忙弯下腰,脚掌紧紧抓地。列兵蓝天扬没能站稳,一个趔趄向右倒去。身后的战友立刻扶住了他的腰,一把将他扶起。

路还有很长。经历了半天的徒步跋涉,蓝天扬早不像出发时那样兴高采烈,变得有些沉默。

“别着这风,有一次帮助我们脱离了险境。”为了激起蓝天扬的兴致,那克树讲起了自己的故事。

那是几年前的一个初春寒夜,风依旧很大。短暂休整后,那克树所在的巡逻分队开始了夜晚的执勤任务。

远处的铁丝网



边关风